



明 天 社 出 版

明 天 旬 刊

第 一 卷 第 八 號

目 錄

亡友子陽週年紀念

違了他的遺言

趙蔭棠

火 災

魏春芝

——紀念子陽之二——

憶 子 陽

——寄 玉 階——

武 者

報 費：零售本市每冊大洋三分，外埠

四分。半年五角五分，全年一

元，郵費在內。

通信處：北平景山東街四十六號明天社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

違了他的遺言

趙蔭棠

子陽的死，在我還是不談了好；因為他初次自殺未遂，武者君受了許多磨難；自殺既遂，一切都是春芝君照料的；在我既見之不切，談之自然無味。還有一層不談的原因，就是他要自殺時曾告我說：「設若我自殺，不要大驚小怪的做文章！」但此時，或許我還是活着吧，在大家要追悼他的空氣中，我的感情被鼓勵起來，使我違背他的遺言。

在我們這些朋友中，認識子陽最早的是我，認識子陽最晚的，恐怕還是我吧。我們初次相識，是在河南高等師範附屬中校。他在那里給我的印象，只是和他的同鄉靳君打架。打架而至於記過，就够被我看不过了；記過而仍然吵鬧不休，在我更不以為然。我當時比較着頗能做幾篇搖頭擺尾的古文，有許多若蠅之嗡嗡的同班生終日在我左右諛揚我；子陽獨不然，所以更無交涉，——所以在半年之中，我只知道他和其他人打過架。

後半年，我們有五六人轉入師範，子陽亦在內。第二次同班了，當然親密些。我是個熱燥者逢公益事必走到頭地；子陽呢，由昔日之打架者，在我眼睛中，一變而為極冷靜的人，真所謂：「事不干己莫出頭。」然而他決不反對我，雖然他後來他曾對我說他常在暗地貶議我，而我總覺得比那故意搗亂，無理取鬧的同學好的多了。在幾個好辦事的人的金字招牌搗毀時，——有被呼為「傲」，有被呼為「才」，有被呼為「能」，我呢，被呼為「大成」——，子陽大可承其乏，因為衆人都知道他能辦事了；然而他因父死而歸，接着又死了女人，不得不休業一年。在數年之中，未曾露過一次鋒芒

，結果倒得了能辦事之名！

在我畢業後，他又入校續業，因為是老資格，又是以能辦事出名的，所以全校中一有事情發生，必定請他擘畫，還要請他作首領。他愈謙虛，大家愈尊重；凡事愈不幹，大家偏要他幹。在這謙虛與不幹之中，他的名譽一天高似一天。我當時在一個先生家裏幫忙，他時常過我談天。他有一次向我很得意的說：「現在我已把人情看透了。世人所要的是『以退為進』的方法。假設你要進，他們偏不教你進；設若你要退，他們更想教你進，凡事退一步，就是進一步……」他看我笑了，又辯護着說：「這並不是我的狡猾，只算是說的世故，譬如這次救國團的總團長，我愈不幹……」

閃過年來，我仍然是拿着「得已而巳」的態度，去本縣辦教育事業，沒有半年的工夫，已經弄得焦頭爛額；子陽在母校畢業時的實習，正得着很好的批評。他到C縣當教員時，我還是「得已而巳」與一羣惡魔戰着。到年末，我被人攻擊的體無完膚；子陽已被聘為附小教員，把我薦到C縣自代。我到那里，非常的受人高戴，只為是子陽的朋友。同事談起來，都說子陽很可以，其實子陽自己說關於校務的進行，未嘗進一言，辦一事。我在那里糊糊塗塗混了一年，一點成績沒有，子陽在省垣的小學教育界居然得了很高的名譽。

我自己呢，斷絃，害病，索性丟去了教員事業，跑到省垣讀書；與人談起續絃事，頗現急劇色，大為子陽等所恥笑，因為不若他之鎮靜——他已斷絃數年了。

其實呢，他比我還急劇；我不過是現於色，他已燒於心了。後來，我續絃了，我在某中學教書，她在師範上學。我們賃到三間房子，只供禮拜日會面之用，於是朋友們共呼之為禮拜堂。我們沒

有鍋盤瓢勺，也沒有僕役廚夫；除了我們倆之外，只有個上帝——愛之神。這個愛之神，不惟管自己家裏的崇拜者，還要「願天下有情人盡成眷屬。」我就在這樣的家庭裏得了子陽的秘密。在一個禮拜日，一個陪我們坐禮拜的朋友來了，說：

「你們都知道子陽的言笑舉動，像我們的某先生。你們知道誰像子陽呢？」

「哈，哈，密斯Y！」

「唔！」

「像極了，可惜快死了；大約爲着婚姻不得意，積下的病吧！也奇怪，子陽現在在南京暑假；也病了。我們的兩位老師，也說這里很有線索可尋的。」

我在半信半疑之中，又過了一週；我們正在禮拜堂裏打坐，子陽來了。他形容很瘦弱，呼吸也不大順適，喘着氣把他的秘密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更說他已去關外的新墳上看過了。

又一週，他拿着兩個大藥瓶子，是從醫院回來。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眼淚花花的，一句話也不響；一個鐘頭，他立起來，說：「走了，回家走了，恐怕是不能見面了。」我們爲着寬慰他，自己也掉出淚來。

後來，聽說他的病好了。在他的本縣辦一個私立小校，很有起色。又聽我的女人說；他的婚姻又快成了。我寫信恭賀他，他的回信很抱樂觀，其中有幾句話，真是趣味橫生。

「我現在身體很強健，學生們也很努力。我還想買一羣羊，放着作消遣。如果羊將來下了羔，

一定送你們貴夫婦一對。」

我們又給他去信打趣他，說我們將來要看「閻蓋」的——閻是他的姓，與羊同聲，故云。

他訂婚後，他來北京讀書：至於他的動機，是在乾脆研究教育，還是想學問比愛人再高一層，那我可不得而知了。他的肺病被證實，是在前年春天。他首先提議解除婚約。這是多麼悲慘的事，他竟然和解答數學的式子一樣。

他去西山住了些時，好了，又回到京城。有一天，因為去聽演講受累了，病又犯了。他燒的利害，就和我談到自殺。「不讓朋友大驚小怪的做文章」就是這時候說的。他怕朋友受累，又怕傳染別人，要求住病院；實在，他已尋着自殺之路。

到醫院，沒有兩天，就弄得不省人事。我們還以為是病勢使然。及發見他的遺囑，才知他喝安眠藥了。最奇怪的，是他能騙着聰明的春芝君給他買來一大瓶子安眠藥；春芝君被人派為劊子手，毫不知覺。子陽生平作事，大概都是這樣。至於第二次自殺，成為事實，也是把他的弟弟欺騙住了。也許是藥針的效力吧，第一次自殺總算未得成功。他雖然清醒過來，決意絕食。武者君用盡平生的力量，勸他進餐，也是無效。在別人去休息，輪着我看守時，他因着我的勸告說出以下的話：

「設若你是我的好友，你就該拿手鎗給我打死！……醫生真庸才呵，清晰的知道肺病不能醫好，還不給人一個爽快！……總之，你以為我惡生麼？我的生活慾比誰的都熱烈呵！人活着，要活的漂亮；現在這種病固然在一年半載裏不會要我的命，然而自己受苦，朋友受累，到底還有什麼意義？我們這些朋友，有的長於此，有的長於彼；我雖無所短長，夾雜在朋友間總

能給你們學畫些事情。想之你以為然麼？……我們這些朋友，真正回到本省辦事，什麼事辦不成？唉，她媽的，心長命短，竟然教我害這樣病！想之，你不要以我為冷靜呵，我的心比你的還要熱。學問，名譽，女人，物質，都是我的慾望。不過你的熱，表現在外面，所以時常碰釘子；我的熱只是燃燒在心裏，所以落了好靜之名。不料這樣的熱，竟將我的肺燒焦了。想之，你總認識我吧？從南京回來……到北京上學……」

他說着哭着，喘了氣，接着一陣咳嗽，又吐了一大口痰與血。這個時候，我才真真認識了子圖；我是他的外表，他是我的內心。我的外表，被別人打成許多創傷，他的內部也被在內之火燒壞了。在起初，他埋怨我不肯助他自殺時，我還說人類之所以維持到現在的，就因為疾病能相扶持。若一得病，別人就覺得無望，把他戕害了，還成什麼世界！這不過是一閃的思想，到末了，我却被他說服了。我覺得他自殺是正當的。我正和他大哭，別人進來了。我的難作的功課，已經到了時間，別人來上班了。他遲了兩天，因弟弟來，最佩服的先生來，自殺之意才略有回轉。

後來，他搬到西山，都是素芝與武者替他張羅的，我已到別處去謀生了，從去年二三月起，春芝與武者相繼南下，守着他的只有弟弟。我在天津也時常寄來些錢，然而沒有和他直接通過信；因為我怕再激起他的傷感。去年暑假，曾去西山看他，瘦雖然瘦，可是精神反有點活潑。談話中夾雜着咳嗽，我只怕他受勞，他還是興致勃勃的說。第二天在他睡午覺時，我不辭而別了。這是我和他最後的見面。

去年冬春芝君由南回來，曾寫信給我說要給子圖預備過年費，還未及答覆，他的自殺的噩耗已

來了。我讀着他的遺書，如看着算術公式一般；只覺得發冷，沒有一點溫熱，大概是內部之熱，也燒盡了。

火災

魏春芝

——紀念子陽之二——

我趕到萬花山的附近，天已經昏暗了，風在衰草枯葉間悲悽的颯着。——每次我來看我這可憐的朋友，多少總會帶些新鮮的食物，而且胸中滿懷着『病好點』的希望；但這次却是兩樣了。我爲了一種悲愴和急燥的心情所驅使，只走到山的半坡已覺得喘不出氣了。就在這蒼茫的暮色蜿蜒的山徑裏，驟然間發出一種聲音；

「誰呀？」

「我」。我機械地回答出一個字，因爲黑暗中望不見人影，不自主地顫抖了一下。

「啊，魏先生呀！……咳，閻先生尋短見死了。……你是剛從城裏來嗎？」從聲音上，我確切斷定是守廟的李老婆。並且我開始看見這個黑影在不遠處蠕動着。

「現在怎樣了？」——我這時的心是異常的擾亂，沒有聽到她回答什麼，也許她有所回答而我是沒有聽見；底確，我在說這句話時，雖然是問語，却沒有想從她嘴裏要知道些什麼。因爲我那時一個極迫切的觀念，是需要立刻看見我那剛離去這個世界四個鐘頭，而悲慘死去的朋友，所以我很快地超過了她。

「也許是夢吧？但願只成個夢。」我心裏不住地這樣想。——我離開這裏只是十三天，那時超和賓剛出獄，子陽雖在我們朋友中是有名的鎮靜，然超弟的人獄確給了他不少的戟刺，使他對於生活的趣味又活躍了，對於將來又充滿了希望。那天晚間的談話特別的高興，面色透露着紅潤的微光，從他那宏亮的聲音去聽，絕想不到他已臥病二年，是乾瘦異常的子陽，我們談到各地散處的朋友，將來的政局，以及我們未來的遭遇，他憤然地說：「我們並不是不如人，只是自己不肯冒險，不去幹；這種態度，從自大方面來講，是我們把社會分析得太清楚了。所以明白人對於世事只會批評而不會做事。我倘若……。」然而他想到現在的身體，他又嘆了氣，他唯一的希望是京漢路能夠早通一天，回到家裏去，把房子外圍種上菓樹，養隻牝牛吃奶，買幾隻羊消遣，其餘都緩一緩，除非他自己再健全之後。講到入神的時候，手中好像正舉着鞭驅動那剛生未久的小羊，興奮地幾乎想站起來。——我深恐我們沒節制的談話，更加重了他明天早晨的咳嗽，我勸他休息休息，他微微地表示着不滿，他說：

「你不要把我的病看得太重了，高興時談幾句話是沒要緊的；況且近來的病確切好多了。」

我望着他笑了一笑。我知道他寂靜地住在這山廟裏，深深感到生活的寂寞，雖然是親弟弟——超從幾千里之外來作伴，因為終日在一起，也就無話可說了。偶然遇着好朋友，自然不自覺地就把話說多了。我說：「我看你的精神也比前些好多了，不過，冬天更應當靜養一些。」

我把被子給他蓋好一些，無意之間摸着他那枯瘦的腿，這頗使我悽然。我懇切地向他說：

「子陽，魚肝油還是繼續着吃吧，只靠米麪的養料，身子是很難復原的。下次來時再給你帶

十斤清魚肝油吧？」

「我對於魚肝油吃膩了，每天吃牛奶已經够了。上次買來的藥針到現在還沒用，豈不把錢浪費了。」

「養病的不要關心其他的問題，河南的匯兌雖不通，天津方面到這個月底總會寄點錢來的。」
接着他就咳嗽了一陣。聽超弟說他近來的痰中帶血，但這次却沒有，這自然給予我一種安慰。
於是我離開了他的房間。

現在的子陽呢？——我一面走着一面想。

山廟的西院，完全被一種悽慘死沉的空氣封閉着，只有超的屋裏透出煤油燈的微光，子陽的臥室是在漆黑中埋葬着，在尋常我是輕輕地先開開他的房門走了進去，想到這裏，我的淚已流了出來。

屋裏只有周君和寶弟，我進去的時候，他們都黯淡地望着我，周君用很簡短的句子問我：「你是不是此刻就看看子陽呢？」

「是的，就此刻吧。」下邊的字，只覺得是嗚咽的聲音。

我隨着周君所拿的顫動的燈光走動我那可憐的朋友床前。周君把蒙在他頭上的被子揭開，從我那淚波瀾散的目光裏，我看見他好像是安靜地睡着，面孔比以前削瘦了，黃了，兩眼是緊緊地閉着，異樣的沉靜，從那微長的鬚根間，我看見他已往的微笑，嚴肅，冷靜而清淡的神氣。我從被裏面握住他的枯瘦的手面，感到一種從未想像過的一種冰涼和溼滑，而且這種記憶將永遠沉在我生命的

深處。

這是兩年前的事了。那時他剛從南陽到開封去，我們在祥文處相遇。我爲了一件傷心的遭遇，尤其是遇着年久的老友，這種感情就不易控制了。我嘆息着，熱淚幾乎流了出來，頭枕在他的肩膀上，他一隻左手握着我的右手，一隻手摩着我的短髮，緩和地說：

「你有什麼不安？說說吧。不要悶在心裏。」

因爲是在白天，我終沒梗在喉頭。祥文在旁邊說：

「子陽簡直是我們一羣朋友的老大哥，看見了他，各人不自主地把自己的心事都展開了。」我沒說什麼，在心裏却默認了。

想到這裏，使我更感到一層深痛。我拉着他那冰涼的手，悲悽地說：

「子陽，子陽，你就這樣地離開了我們嗎？唉，子陽，你養了二年病，吃了二年苦，這世界難道沒一點可值留戀嗎？……子陽你死了之後，我們的苦楚，我們的愚痴，誰還能給我們安慰和啓示？……。」我低頭去深深地想；他爲什麼千辛萬苦地來北京讀書？又爲什麼有了病而不會好？最使我難過的；倘若武者不離開北京，也許他不至于自殺吧！他的自殺志願完成了，更顯出我的力量太薄弱了，最後我哭泣着說：

「子陽，我怎好意去見北京以外的朋友！」

我遍視他的周身，卽而是不相識者，那樣的乾瘦，兩條腿直是兩桿紫褐色的木棍，無論誰都會

難過的。我想把他那灣屈的腿理直，也許由于死的較久了，而終於無效。

我從新把他蓋好，頭上更用布毯子包嚴，被子的周圍我都用手摸一過，像尋常一樣地看看透風不透風。並且很小地把洋燭點起，把牠放在距床較遠的一個小桌的中間。

超弟從外回來，看見我又哭了起來，我想到超弟十多月辛苦所得的結果，我再也忍不住我的熱淚。遲了一會，他開始爲我叙述這幕悲劇的開始：

「在事前我一點也沒有看破這種有計劃的自殺，雖然我是時時注意到這回事。在幾天之前，他要我買半斤酒，自然，他是不愛喝酒的，而且他也不能喝酒。他說夜間吃熱水有許多不便，買點酒可以自己滾水，而且這樣的情形也經過幾次。他昨天說天氣恐怕要下雪了，襯着天氣還好，教担水多担點水，免得雪中路滑。這兩步的設施誰也想不到是預備他自殺的途徑！今天（十二月三十日）早飯時像往常一樣地生活下去，不過他說他想吃豆麪條，我說「好」，下山買菜帶買點豆麪，同時他要我把W先生的書藉寄走。自然這書也應該寄了，我離開這山廟大約是在十一點鐘。

「我回來時已一點過了。先到哥哥屋裏來，哥哥却沒在床上，也許在廁所的吧，我這樣想。然而廁所也沒有。也許在我屋裏寫信的，但我屋門是鎖着，最後我想到中間屋，推一推門沒有推開，我想他決不會出去，因爲他已一個多月沒離床了，從門縫中往裏一張，兩隻腳倒豎在缸的外沿。我立刻用腳把門踢開。從水缸裏溼淋淋地把哥哥抱了出來，那時他的心還在微微地跳，我給他行人工呼吸法，也沒效了，看看缸旁放有酒碗，酒還沒喝完。——這時我才知道哥哥是死了，大喊一聲，我抱着哥哥的屍體去。

「遲一會，管廟的李老婆來了，她幫助我把哥哥的溼衣服脫去，並且向各友處報信。」靜默了一會，他又說：「警署裏說，因為人是自殺的，必須經過地方廳檢察之後只准埋。」

「他們什麼時候來呢？」我問。

「不一定，明天若不來，大約後天來。有時還要經三天的呢。」他像背誦着人家的話。

我把頭低了下去，窮人活着固然沒有自由，就是死掉的權利也沒有；倘若子陽他知道死後還有這些麻煩，我想他也不死了。

夜漸漸地深了，去買棺材的陳君也回來了，一口薄薄的棺木費了二十八元。周君病剛好，大家勸他回去休息，周君走後又來一個警察說是看尸的。這夜一共留這裏五個人，每隔半點的時候，我們從門縫往裏看看子陽的屍有沒有變動。

夜裏一時左右，大家都有點倦意，我正讀子陽臨死寫給我們的信，敘述病勢又重而決心自殺的原因，以及那死後的遺屬。

忽然聽見有「嗚嗚」的聲音。

陳君驚訝的說：「聽！怎麼這裏聽見火車的聲音。」

「許是風聲吧。」大家無可如何的猜疑着。

聲音好像漸漸地近了，而且由「嗚嗚」之聲變為「烘烘」之聲。

「不好了，子陽屋裏起火了！」陳君首先發見，狂叫着跑了過去，超弟把門踢開，寶弟雖是嚇得呆了，却也機械般地追了過去，我從床上跳了下來，鞋子就沒穿，夾在人群裏提着一桶冷水，全屋

充滿了濃厚的白煙滾滾向外飛騰，只見那突動的紅燄在死人頭上燒了起來，其餘的火光也在四周活躍着。我那時閃電似的思想——也許是子陽又活了，看見這樣情形，自己又放起了火。同時我把桶中的水盡力向他身上潑去。火雖然是滅了，但床上床下都冒着濃厚的煙，我像似立在被大火剛燒過的殘墟。警察因為忙於抓火，也把手燒破了。

幸而死人頭上蒙了個棉線的厚毯子，這毯子却已燒的不像樣了。因為警察把子陽所枕的枕頭抓開了，裏邊的殼纜幾乎把死人的頭埋了起來，而且面孔上為煙熏黑了。——這是我第一次對他發生懼怕了。而且心中燃燒一種說不出的悲哀，幾乎我暈了過去，——總算萬幸，死人的面孔用水洗濯之後，才知道我這位朋友並未受到大火傷，只是頭髮燒去了一小片，耳輪的廓邊也被火烤焦了一點。天哪，倘若再遲五分鐘呢？那只有天知道是什麼結果。——洋燭在事後還安穩地在原處燃着，關於發火的原因，至今還未找到。

守廟的李老婆，被這種複雜的聲音所驚動也跑過來，她看見這樣的火災，恐怕她的魂也被駭出竅了。「呀！閻先生犯了水火災啦，你們小心些。有些就是裝進棺材裏也有失火的。呀！閻先生犯水火災呀！」本來我就討厭這老婆子，也許由於她帶北京的市獍氣太重，而這次更使我對於她發生無限的討厭。

天亮之後，我又把蒙在子陽頭上的被子打開，看見他的額部和面孔雖沒被火燒傷，但一種枯乾焦黃的呈現，儼然是死去的人了。我想到子陽的生前，死後的慘災：我想到子陽的許多朋友，和那千里外夢想兒病快好的老母；以及我個人的不當心而發生這樣的意外。——我哭泣了，倘若子陽起

來責罰我一頓，我心裏也許會好受一點。

因為昨天過晚的關係，抬來的棺材並未詳細察看。經過晨光細看的結果，使我萬分爲難，棺壁的薄和透孔倒還是小事，子陽身材細高，這短小的棺材是決容不下的！也許是人窮了就沒有長高的權利嗎？窮人連死了也不能舒適的躺一躺嗎？——我還記得六年前開封埋葬死兵，因為薄匣子短，有的脚都在外面露着。……——棺材是托人買的，而且北京的習慣是不能換的。這種苦悶和焦急只好在自己心裏燃燒着。陳君大約是在我的目光裏看出來了，他跳進棺材裏試一試，尙還合適，却不知他比子陽低了二寸。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北京最大的棺材，那只好設法把他的頭部墊高，使他躺的狀態成個斜形。

晚六點鐘，我這可憐的朋友才安適地躺在棺木裏。「這是最後的一面了」。我一邊用溫水給他洗着臉，我一邊這樣想着。忽然，他向我笑了，我手中托的臉水，幾乎完全潑落在地，我把眼淚拭去，他依然又靜默了。

這夜裏陳君回家去了，警察也不來了；所剩下的人只有寶弟，超弟和我，比較起來，他們都是小孩子。門外完全是漆黑的，後邊是山坡，前面是曠野，只有遠處的電燈，好像閃動的鬼火。子陽的棺木停在中間，我們三個睡在東間，中間的通門用布幔隔着。也許因爲這兩天太勞碌了吧，他們很快的都睡熟了。

夜半的山風漸漸地大了，我看看他們兩個都打起鼾聲，我越是想睡越睡不覺，我把眼閉上，那未釘密的棺口立刻在我的面前出現了，從那開縫裏我看見那終未伸直的左腿，一隻臘質似地手指，

似乎想動了。於是眼睛無可奈何地又睜開，燈光被風颳的閃動，風聲在屋後號吼，最怕人的布幔似乎有人在暗中吹動。

「……我駭怕……走吧……。」朦朧地從賓弟嘴裏吐出的孽語。

我輕輕地嚥下一口吐沫。我用力搖他們倆，除了繼續孽語外，誰也不省，風把窗子都吹得颯颯地發響。同時，遠遠地送來了腳步聲，而且漸漸地近了。這時可怕的幻想都出現了，我想把頭蒙起，然而又覺得並不是個好辦法，倘若真是個鬼，他會立刻揭開我的被子把我捉了出去。我只好壯起膽子問：

「誰呀？」

「我。」真討厭，這是李老婆的聲音。我的心似乎也歸返了原處，深深地出了一口氣。

可糟了，我立刻想起「水火灾」了，尤其是說從棺木裏會燒起來了，我想念念已往記熟的化學公式，可是記不起一個，而這個「水火灾」的觀念好像在腦子裏生了根似的。我想起來伏在子陽棺材的裂縫上看看裏面有沒有火，可惜我沒有那種膽量。

好容易有點朦朧了，又被紅色的火色把我驚醒了。

「克父！」我不自主地從床上跳了一跳，同時也把超弟驚醒了，我以爲是子陽從棺木走了出來，但很久很久又沒動靜。

我這時唯一的希望是天快明吧，給我一點陽光。

(完)十七年，十二月，十八日。

憶子陽

武者

——寄玉諾

玉諾呀，

趁我現在還能握筆時，讓我把子陽死的前後經歷告訴你。我覺得我的記憶一天比一天壞，人也一天比一天老了；前日過不去的事，今日便沒有問題，昨日以為險惡的事，今日便覺得平易。我害怕因為我的衰老與就木，一切便衰老與就木了。人生最悲的事，莫過於當着可悲的事而並不覺悲。子陽離開我們一年了。我對他的記憶也茫然了，要再過幾年，世界上使好像沒有他一樣了。這情形子陽比我們知道得更清醒！

然而最可悲的便是這清醒！

「平常的生，平常的死，平常的完了！一年以後，世界上便好像不曾有過一樣了。」
於是乎決定死，靜靜的，一無聲息。

一無躊躇，一無狐疑，一無顧慮，

於是死了。而且一年了。嗚呼，而且一無聲息。而且即便他的朋友對他也復茫然，一無聲息了

★ ★ ★ ★

這是一個平常的故事。一個平常的河南人，病了，決定死，——然而就死了。他沒有喚母親，沒有呼上帝，也沒有拿任何的名義。他沒有依戀，沒有悲傷，沒有啼泣。他沒有顯露任何人——即使他身傍的弟弟——一點消息。他不現於形色，不表於言辭，甚至於不顯出一些憂悽。他於是死了。

這是一個平常的故事，然而——在這個平常的故事裏，我們看到一個明決，勇敢，正視真實的戰士！然而——這個戰士所奪得最後勝利的不是日光，不是生命，不是發展，一切都不是：而是死！

一顆明亮的珠子——啊，珠子，那藏在薄薄的水晶鏡片下乾窟窿裏的兩顆閃閃的黑睛珠呀，牠們看透衣服，看透皮肉，看透牆壁，看透千山萬水，看透萬水千山，然而失落了！
一個範型，崩毀了！

★ ☆ ☆

啊，我怎樣來向你引起這個悽傷的過去！

唉，我們的美麗而滋迴想的星期日呀！這是我們的壯建的夢。在三年前的這個時期，每週於完畢功課和職務（那時他除在北大師大聽課外，還担任家庭教師職）之後，酌量衣袋裏僅有的幾角錢，買了一些麪包，牛肉，餅干，糖菓，花生米之類，作星期日的野遊。倘若那一天的天氣十分鮮明，倘若我們曾經在途中遇到勝景，我們是如何的歡躍與生動！我們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，睜着好奇與冒險的眼睛，向前探行。一個蔭翳的樹叢，一個農村，一座古刹，一個丘岡，一至於一個松柏森森

的墓墳，都能做我們的目標，引我們前進。目標達到了，於是隱約在前面的遠景，便又向我們牽動，這樣便繼續走下去，沒有究竟。常在意外中走到東郊的公主墳，西城外的跑馬場，西山，南苑，以及其他的廢墟，破宮。在喧麗而平靜的目光中我們走着，在喧麗而平靜的目光中我們講着，在喧麗而平靜的目光中我們做夢。沒有窮盡的講活，沒有窮盡的走動，沒有窮盡的夢夢。我們夢着康健夢着生命，以及愛情——他的樸質而真摯的愛情。

我們講到我們以及我們民族的健康，以及康健之須要復興。在社會方面，我們看重經濟的効用在個人方面，我們看重身體的功能。在這兩點上子陽的思想是如何的活躍，觀察與驗證是如何的深宏；他講到體育之關係一民族的興衰，文化程度的高低，個人事功以及學業的成敗，以及悲觀與樂觀，積極與消極的思想與感情。於是我們想出以遊戲與競技來復興中國民族的途程。我們主張：打野，賽馬，爬山，滑冰，游船，佃獵，捉魚，游泳，射擊，角力，打高爾夫球，夏日山居，遠足旅行等戶外的生活與運動。以遊戲與競技的方式，連結生活全體，個人的與社會的一切活動。在衰病體軀的血管裏，循流以新血液。因而我們以為北京公園的茶座，以及戲院，館子，博奕場……都是頹弱病菌的發源地。一次，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，我們無意的走出西直門。我們心裏忖度，以為這不過是一片頹敗的貧民的居地與荒墳。但出我們意想之外，在西直門和西便門迤西的一帶，於微黃色的地面和陰翳曲折的叢樹間，望見滿都是紅白以及各種色彩的西式別墅。又出我們意料之外，我們竟在這裏發現西人星期日的遊樂國土。他們成羣結隊的，老的，少的，男的，女的，騎馬，遊遊，野餐，射擊，打高爾夫球。在他們西式建築的左右，是我們黃帝胤胄的狗窟豬圈的住處

；在金髮碧眼的活動與享受的場所傍，是污垢，摺皺的番面孔，露出骯髒的黃牙齒，張着饑涎欲滴的口唇的華夏冠帶之倫。孩子們爭相角逐，去揀球或供奔走，以期搏得幾個銅子或幾根殘骨。而同時北京城中的幾萬或十幾萬所謂高等華人，幾乎全數在賭窟，窩子，戲場，館子，煙林；他們的生

活已僵化，身體中已侵滿毒菌。

於是他說，倘若他的皮膚不是黃色，他也將頑強的主張：這黃牙齒合該受治於白人。

我們談到生命。

他常說，我們應該把一年的兩個月或三個月拿去旅行。他本是拘謹而謙讓的，你或者料想不到，由他的外形看來是溫微而有禮貌，而他的思想與慾望確是勇強與前向。再加以當時科學與玄學的論戰，吳稚暉鋪張他的黑漆一團的人生觀，魯迅對於中國民族劣性的作戰論，國內與國際密漫着的革命空氣，在他的瘦削而非康健的身體裏，常有過度的刺戟。唯物論，吳老將，國民黨（三年前的）經濟革命，叛逆者魯迅，成我們談論的主題。我們那時都學着心理學與教育，但我們對教育都不感興趣。有一天，他忽然問我，「倘若我身體允許，你想我將做什麼呢？」我正想着，他便說，「你以為我重視教育麼？吁！」

他講到我過度的感情與孱弱；而他的無可發展的身體，也使他無措。

我又談到愛情。

他的愛情雖然質樸，但十分強摯，牠並不顯露在外面，而隱藏在內裏。他的樸質而美麗的夢呀！玉諾，在這上面他的沒有終止的講說，沒有終止的擬計和瑣碎的推想呀！這是他壯嚴的生活上朵

染的花，但玉諾呀，在目前，我還只能暫把這一切藏在我的記憶下。

✧ ☆ ☆ ☆

玉諾呀，一直到是年（十四年）的新歷年，我們還寫寄了許多賀年片：這是以前我們所想不到，也為我們所不喜歡。在那樣北京隆重而寒冽的冬天，星期日我們仍然打野一天。有時遇大風，我們跑着走，用以取暖；還記得一次由東城外一條河上坐冰橇到公主墳去玩，我們的同伴還有廣宇，暉廷，迎着刺骨的冰風，我們的鼻尖都凍得通紅。但我們不覺困倦。不久便是寒假，在舊歷元旦那一天，我們一早就出朝陽門，到東岳廟趕香會去玩。我還記得他和暉廷各買一掛鞭炮點放，我雖然不高興這種東西，但看他們如此有興會，也暗地裏喜歡。初三日我們到白雲觀。我們商議着什麼時候能去妙峯山，青龍橋或居庸關。

☆ ☆ ☆

正月初四日一個朋友請我們吃飯。待初十日我們和暉廷請朋友吃飯時，他怎麼也不來了。於是我們給他電話，再三的邀他，他總算來了，興緻不很好，多少有點咳嗽，問他，他不過說，傷風了，不久就會好的。我看不出來其他一些消息。

回校後我不免有點惑疑。十二日下午六時，他來了一個電話（那時他住在他的東家那里），要我即刻就去。

在電燈下我看見他寂然的坐着，面孔瘦削，顯得鼻子更高；看見我了慘然的一笑，我坐下來，他便說道：

「武啊，明天就可以証實。肺病已到第二期！」

「第一，你給我寫一封信，解除我的婚約……沒有什麼惑疑。第二，我預備就回家去不必發呆，事實已如此，我已竟想了三日。」聲音有點發沙，但是斬釘截鐵的。

我一直到十一點纔離開他那裏。外面夜已靜寂，我既不能留在他那裏，但我也不能回學校去——嗚呼，我究竟應該往那里去？

☆ ☆ ☆

舊歷正月十五日晚七點鐘，我乘由門頭溝向西直門的最後一輛車回北京。天清似水。月明如鏡。一切寂靜而幽明。除東東的車聲外，絮微與蒼茫的山村裏，時時傳來爆竹聲，鬧雜的人喧聲，犬吠聲。我依着最後的一列車，遙望着逐漸消失在渺茫月色中的同仁療養處的福壽嶺。

☆ ☆ ☆

在喧鬧，暖熱，平靜的山坡上，我們驕下，講着康健，生命。他的質樸而真摯的愛，民衆，武力與革命。山麓的樹木已呈現暮春的蔥籠，野花開遍全山，蜜蜂低聲吟鳴。一切都顯出生命，滋長與繁榮。他忘記了他的重病。我也時時覺得他是康健的人——忽然想到他的左肺已經一半無用，我是怎樣的驚悸，酸痛！我們的迴想，我們的夢，我們的喋喋不休的交談，忽然一時告終。當時要天

色不好，或颯了一陣寒風，他便一陣咳嗽，兩人互相看看，不作一聲。

到初夏五月，他便決定要下山去。理由是醫生說他病漸見愈，他自己也覺得他够強壯；實際上是即使每月二十塊錢的費用也無法維持，而最根底的理由確是他不能如此寂靜的生活下去。同時，在他朝朝暮暮視線所及的人烟稠密的領域，經過的變化異常急劇：馮軍的倒戈，溥儀之被逼，段祺瑞的執政，三一八的慘殺，奉軍的炸彈與飛機……：正個的中國在那裏醞釀，騷動，而且要暴發哩。他就在這種背景下，回北京去。他多方證明他已够強壯。不管一切勸告與阻撓，他於是聽講，赴會，讀報，看書，談講，一如病前情狀。我還記得，他下山後費了二天長的時間，窮日繼夜的把自己埋在郭譯徒格涅夫的「新時代」上；赴長時間而且有刺激性講演會，讀小冊子，並且對於當時國際，政治，社會，思想與革命派別的問題常有啟示性的意見與冷靜，洞察的識力。我很驚異，這究竟是從那里來的強力！他好像不願向人談起他的病，而我們後日也把不得把他的病忘掉，只當他和我們一樣。嗚呼，我們如些的胡塗荒唐，恐怕只有他心裏很為明亮！

✧

✧

✧

✧

一個舊曆六月初的早晨，我放下電話機，急忙的趕向西城中央醫院樓上的一個病室。推開門一看，看見他躺在床上，面色如土！呼吸低微，目珠往上翻，喉頭滿塞着痰。我錯亂的握着他的雙手，他投向我一個悽慘的目光，我覺得恍惚，只聽見他破聲的說道，「武呀，我已竟完了！這還不由於我的病，昨夜我服了大量的安眠藥……」此外我便茫然。只覺得兩人眼淚不止的向外湧。我忽然清醒過來，張皇醫生——但醫生一聽到病人自殺的消息，便表示異常不滿意，要我們立刻搬出去。

一時這個消息傳佈到全醫院，我們被集射於驚怪，恐惶與惡意。但事實我們已絕對不能移動，我終於說服了醫生，他開始來診察病人的情形。

但他絕拒了醫生診治：要我和醫生商議一個輕快的方法，使他即速過去。醫生說：他的溫度從三十九度五低落到三十五度，病人又是如此的心緒，如下午溫度不抬高，仍脫不除危險時期。但事實與病人的願望相違逆，到下午四時許體溫便增高到三十九度餘。

病人苦痛的時間已經開始：

「武呀，死，這次病復發後我即已決意，現在已無復別的話可講，即講也是無益。武呀，你和醫生商議，用一種輕快而無痛苦的辦法，趁早把我完結，以免我吃苦，陵夷。我心裏是如此堅定，而且積勢已成，無法挽救，而且也不必。」

「武呀，你看我豈是輕生死的！我們在生活上海抱持一種什麼態度，而我現在已竟病到一種什麼程度。我差不多已半身入土。在這上我們決無怯弱；如其是這樣下去，寧可早死。你們一切關於我的病的希望與勸告，在我看來是多麼可笑。我對我的病認識得比醫生還清楚。醫生盡的他職務，但有一個限度，朋友盡他的幫助，但也有一個限度——即使我的母親也有一個限度，超過這個限度以外，便是我自己的職責。我在福壽嶺看了不少肺結核病的書，因而得以知道，這種病每百人中可以活到二十個，而這二十個中生命延長的限度，便是周密的看護與財富消耗的限度；然而即使有看護與財富，即便生命而可以延長到相當的限度。然而這個拉長的期間可是生，半生或半死？在福壽嶺上我已領受够了這滋味。然而在福壽嶺上的生活還是好的。三十九度的體溫喘氣，咳嗽，每天十二

小時的睡眠，倒汗，而最難堪是無窮盡的苦寂。你對此不能爲力，醫生對此不能爲力，母親——卽是上帝對此不能爲力。但也決不是無路可走，武呀，你讓我走我自己的路去！」

於是他顯出極度的清醒與興奮！他不像任重病，聲音異常鏗鏘，面色好像發紅光，神色完建，好像他就要預備起來，用什麼方法立刻把自己毀壞。

在這個中間，我看到他前晚寫好的一冊遺言；給母親的，醫院的，諸弟的，朋友們的，我的。給醫院的是願意把身體獻給他們；從給別人的知道，他之出此乃早經決意：死在醫院裏爲的是可以避免我們於他身後的煩難。

我的神經因過分的刺戟只感到僵直，只是機械的和他辯擊。
他聲言斷絕飲食。

天氣是舊歷六月初的酷熱天氣：體溫總在三十九度左右：興奮的神經，通紅的臉，眼睛上顯出灰圈，口乾如火熾，他張大眼睛，喘息着，渴望着死。

他的僅有的朋友都齊集了：於是我們商議，要用強力向他灌牛奶雞子。他拚命的咬緊牙齒，竭力抵制。

於是他向我反激。他罵我怯弱，婦女，諸事無決斷力。我常自欣幸我們的友誼，是的，我覺得這是美好，十分美好哩。現在你在這裏，我多麼感到滿足。我已無復有其他欲望——但是武呀，我們是男子，我們仍要向前走去，只有向前走去，如若走不通，則轉向別的路去。我們不能佔在路旁哭泣，這是女人們的事！我之所以尊重我們的友誼，武呀，目前就要把牠來試試。我現在不願看見

他皺着眉搖搖頭，並表示接收了我的意思。

☆ ☆ ☆

在第二年的舊曆年底，距此事有十八個月，我和馥妹泊漂到上海時，一個早晨，妹妹推開了我的門。伊形色憂悽，一見我就哭泣。伊向着我疑懼的眼光，遞給我適纔伊在學校得到的信息：

武弟：

近幾天病顯然是加重了。加重也好，倘若不再添苦痛；而事實都不然，這真使我氣短。

由年餘來的經過看來，康健於我似乎是不能再相聯。若再延長下去，徒使關心我的人和自己吃苦外，無他獲得。在如此情境下，設法解脫人生苦，不唯必需，而且絕對的應該吧？但我留戀不忍心的，是我們的友誼。至難得的友誼啊……迴憶我們相聚時的閑談，同路的遊玩……：在中央醫院時你拚命的救護，忍辱任勞……：我不敢再往下想了……

身後事已託就近諸友和梅照料，樞不運家，埋在香山附近。

債務三百餘元，總之為大宗（八十餘元），其餘皆三二十元，將使梅按緩急歸還。

以你那樣熱烈的期望，竭力的幫助，猛然的看見如此的結果，自然要傷心。但你若從我現時無識無知的快樂境況着想，不也該同情的一笑嗎？武呀，從此苦痛與我相隔絕，你的傷心也與我無關，我是含笑去了！

閻受松 十二月十八日

接讀這封信時是今年一月十一日，他辭世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，去寫上面的遺書二日，去接到這信時已十五日。信是用變色鉛筆寫的，筆畫沉著，一如平時。這顯見他當時依然是他舊日的清醒

和明晰。

信是事畢後廷輝寄來的，他另有一紙，報告此次前後的經過。這一次他的動機並非新起，我們不過免強把他的生命拉長了一年餘。在這一年餘的時光裏，只要病稍加重，他從未忘掉自死的意思。他要過火酒，要過騰黃（都是用了很好的名義），但因梅弟的防範與謹慎，使室內稍帶危險性的東西，都和他隔離。在這次發生事情的前幾日，他借着夜間燒酒煮水的名義，使梅弟爲他買了多量的酒；而他的態度與情緒除下稍冷靜外，一點都看不出有什麼變易。十二月二十八日左右他已把遺書，各種賬目，各種身後的事體，料理清楚，三十日上午十時左右，他十分平靜的託故把梅弟支使出去，喝了酒，把人倒投在他們用以乘食水的深缸裏。

玉諾呀，我還記憶，三年前暮春借味南下，在萬花山上和他辭別時，雖是暗淡，雖是憐惜，雖是悲悽，但又希冀他的病終有痊愈的一日，而我們的南下，也或可以使他們兄弟的經濟有轉機；而那時我們的眼睛又爲一個熱情，一把火光，一種憧憬所蒙蔽，立刻要衝上前去，在革命的鎔爐中做一點滴，以獻身未來，毀滅過去……

嗚呼，時勢一變，萬事全非，我年未老，而記憶日壞，而生意日寂！昔年於有所希冀，有所失去時，便想起來萬花山上，破敗低微的小屋裏，尚有負病而堅定的友人，常常含着嚴正而關懷的目光，向我遙視，向我鼓勵，而今怎樣呢？嗚呼，凌冽北風，荒墳野墟，西望西山日暮時！

明天社叢書預告

風格與表現

文論選集

趙蔭棠譯

母親應講的話

桑格夫人著

趙蔭棠譯

史前的人

Howe 女士著

武者譯

行為主義的各方面

Thon B. Watson 著

武者譯

人類進步的故事

Marshall 著

武者譯

悲痕

禹亭著

邏輯概論

禹亭著

老薛的故事

魏春芝著

威廉特爾

Schiller 著

劉紹蒼譯

生的時光

戲曲集 Schmitzler 著

劉紹蒼譯

青年的苦惱

Heine 著

劉紹蒼譯

抒情短詩集

Heine 著

劉紹蒼譯

西洋哲學史

A. B. D. Alexander 著

劉紹蒼譯

還鄉集

Heine 著

劉紹蒼譯

佛郎士文論選集

趙蔭棠譯

小泉八雲文論選集

趙蔭棠譯